

## 战地记者讲故事



## 寒冬里的温暖

■郭紫阳



插图:唐建平

2023年12月18日深夜,青海省民和县中川乡草滩村经历了一场不小的地震。罕见的砂涌淹没了大片房屋,有村民被埋失联,往日宁静的高原村庄瞬间被笼罩在阴影之下。

刚刚从这场灾难中撤离至安全区域的群众,脸上写满了惶恐不安。东西坠落的声音、孩子的哭闹声、大人的呼喊声,交织成一片。

没过多久,各方救援车辆沿着崎岖的山村小路陆续驶来。路边群众驻足观看,挥手致意,原本无助的眼神中闪出希望的光芒:子弟兵来了!

一场抗震救灾的硬仗打响了。废墟之上,搜救争分夺秒,不远处的临时安置点也是一派忙碌景象。

“一!二!三!”中川乡美一小学校前面的空地上,武警青海总队官兵开始紧锣密鼓地搭建帐篷。他们有的负责搬运,有的组装部件,有的打地桩,响亮的号子此起彼伏,回荡在高原冬日的寒风中。

“好多房子塌了,群众回不了家,外面太冷了,得赶紧把帐篷搭完!”中尉排长廖毛气喘吁吁地说。很快,30多顶救灾帐篷搭建完毕。

“您这条腿尽量别吃劲!”先吃上药,晚上再发药就喊我们……离帐篷不远处,武警青海总队医院的军医们正紧张地为受灾群众提供医疗义

诊服务。

熙熙攘攘的人群中,一位佝偻着背的大爷神情有些犹豫。前两次快排到他时,他都悄悄地退到队伍后面。第三次轮到他时,他才小心翼翼地跟眼前的军医说明情况。原来,大爷的老伴腿受伤了不方便过来,他想让军医过去看看,又怕耽误其他人的时间,才一直不好意思提出来。

“在哪个帐篷?咱们这就去!”理疗科军医几乎没有犹豫,提起药箱便跟着大爷向安置帐篷走去。在为大爷检查治疗时,军医对身边的乡亲们说:“我们就是来给大家服务的,有啥需要尽管提,千万别客气!”

这边巡诊治病,那边炊烟袅袅。离医疗服务点不远处,几辆炊事车一字排开,十几名炊事员进进出出,端盆端碗、洗菜切肉,忙得热火朝天。一级上士李小虎一边处理羊肉,一边催促大家:“群众都等着这顿热乎粉汤呢,再加把劲儿!”炊事车外,两名战士正在为群众分发热姜汤,空气中腾起缕缕白雾。

夜幕笼罩了小山村,问诊的群众逐渐散去。院子里只剩下几名炊事员在和三五个孩子。孩子们的脸蛋和耳朵冻得通红,有的还淌着鼻涕,可无论大人怎么喊,他们也不回去。在他们眼中,穿着军装的解放军叔叔似乎有

着无穷的魅力。

“叔叔,快熟了没?你听,我肚子都咕咕叫了!”一个还没有操作台高的小男孩蹑手蹑脚钻进炊事车,踮起脚尖朝锅里看。锅盖扣得严严实实,小男孩回过头朝着李小虎眨眨眼睛。

“马上就好!要不先给你掰块饼子垫垫肚子?”“不!锅里有肉,我要吃肉!”“对,我们要吃肉!”车外,一群孩子异口同声地答道,小脸蛋红扑扑的。

这时,廖排长向孩子们招招手:“来这边吧,叔叔给你们讲个故事。”孩子们眼睛里亮闪闪的,都飞快地朝他跑去。

“开饭喽!”随着一声吆喝,腾腾热气瞬间弥漫开来。几名年纪较大的孩子围了上来,帮着炊事员将饭菜抬进由教室改造成的食堂里。

晚饭后,群众陆续回到帐篷。教学楼里的临时住处内,两名文职人员正在汇总统计需要复诊的群众信息和剩余药品数量。大厅里,刚刚收拾妥当的炊事员们又抓紧准备起第二天的早饭。

夜色正浓,屋外的照明大灯已经熄灭,整个村子都安静下来。迎着凛冽的寒风,几名军医背起药箱,穿梭在帐篷间巡诊。缕缕青烟飘向夜空,帐篷内熊熊燃烧的炉火温暖着震后的第一个夜晚。那些擦干泪痕的人们在武警官兵的守护下,进入了沉沉的梦乡。



记者心语:

让守护更有温度。

## ★ 精短小说

想象,为生活插上翅膀

梁班长已经在祖国西北边陲的边防部队服役16年零8个月。

这天早上,梁班长和住室的每个早上一样,不等初升的太阳完全跃出地平线,就带领边队分队出发了。他们徒步在乱石林立的戈壁滩上走了1个多小时,才抵达山脚。大家歇息片刻,正要继续登山,却远远看到裹着沙砾的狂风像脱缰的野马一样,朝着他们横扫而来。残雪飞舞,碎石滚动。梁班长身后的上等兵小郑没能站稳,被吹得打了个趔趄,差点摔出去。

梁班长眼疾手快,伸手紧抓住小郑,又大声朝后面喊:“大家都注意了,脚下踩实,保持平衡。”他的话刚出口,就被狂风掳掠而去,连他自己都听得不真切。身后刚站稳的小郑也听了个大概,旋即转过身,向紧跟其后的战友大喊着传达班长命令:“脚下踩实,不要摔倒。”

以此类推,每个人都把自己听到的口令大喊着传给身后的战友,待传完十几遍,到断后的副班长耳朵里时,已经变成了:“跟紧队伍,不要掉队。”副班长意会,迎风撕开了嗓门,朝着前面回复:“是,收到。”他的声音朝着风的方向飞奔而去。

风越来越大,枯草和沙砾飞上了天,石头也沿着山坡噼里啪啦地滚动。

梁班长从背包里抽出绳子,先在自己腰上缠了一圈绑紧,拽了拽确定不会松开后,又转身传给身后的战友。每个人接过绳子后,都迅速穿过扎在腰间的武装带,再把绳头交到后面一个战友的手里。后面的战友如法操作,依次朝后面传去。很快,每个人都把自己系在了粗壮的绳子上。绳子最后传递到副班长手里,他和班长一样,把绳尾在腰间绑紧。

十几个人迎着风朝着山上爬去,远看像一条不断扭动着身体的大蛇。他们与风搏斗,也随风而舞,偶尔有战士被乱石绊倒。每当此时,腰间的绳子就像一只无形的大手,有力地把他拽了回来。偶尔,有战士被风的阻力“定”住,后面的战友就弯下腰去,奋力推着他走。

小郑从挎包里取护目镜时,把素描本带到地上,转眼就被风吹跑了。

小郑入伍前是美术学院的大三学生,算是携画笔从戎,立志要用画笔记

## ★ 风雅颂

情至心处诗最美

## 冬夜奋战

■孙利波

一场骤袭的山崩地裂  
降临在积石山的子夜  
寒风中传来天地的叹息  
还有生命消逝的声声呜咽  
整个国度同此伤悲  
所有目光关切着西北的冬夜

就在地震波扩散的同一刻  
西部军营的神经也瞬间绷紧  
那是一个焦急又无眠的夜  
伴着救灾命令迅即出征的  
不只茫茫雪野上奔往的车队  
还有同步运转的整个救援体系

突进,突进



梅兰竹菊君子风(中国画)

姜涛秦作

## 山高我为峰

■高满航

这时候,梁班长已经解开了腰间的绳子。

他把绳头交给小郑,大喊着命令他:“你站着别动,我去追。”

小郑看到,班长沿着风的方向奔跑去追素描本。

班长跑,素描本也“跑”。他终于追上,没等到伸手抓,素描本又飞到了空中。他又去追,却被一块石头挡倒,滚了几圈,才被另一块石头挡住。这个时候,其他战友都注视着班长的一举一动。他们看到,班长似乎不知道疼痛,刚刚摔倒,又很快站了起来,再次朝素描本的方向飞奔追去。山风时急时缓,就在缓下来的一刹那,梁班长眼疾手快,稳稳地把素描本抓在了手里。

他仔细掸掉本上的尘土,交还给小郑后,又从小郑手里接过绳头,再次绑紧自己。两个多小时后,他们终于登上界山之顶。

原地休息时,梁班长侧身看到,小郑正在画他们所在的这座界山。他仿佛有一支神笔,才寥寥几画,就生动勾勒出了山的轮廓;又寥寥几笔,刺状植物、嶙峋山石,甚至无时不在的风都入了画。

小郑画完后转头问道:“班长,咱们这座山的海拔是多少?”

梁班长倒问起他来:“你的身高是多少?”

小郑疑惑地回答:“1米78。”

梁班长脱口而出:“那么——这座界山的海拔就是5962.68米。”

紧挨班长坐着的陈老兵听见了他俩的对话,皱眉沉默了片刻,还是忍不住纠正道:“班长,不对吧,这座山的海拔应该是5960.9米。”

梁班长站起身来,眺望着山下的茫茫戈壁,对陈老兵说,同时也是对小郑说:“没错,这座山的自然海拔是5960.9米,但既然我们来了,山高我为峰,这个自然海拔就要加上我们的高度,就应该是5962.68米。”

陈老兵若有所思地点着头,小郑也恍然大悟。他又俯下身子,在素描作品的一侧,庄严且认真地题记——山高我为峰,作于5962.68米高峰。

风止了没多久一会儿,又呜呜地吹起来。

战士们喝了几口军用水壶里的水,又吃了几块军用干粮。

“同志们,出发。”梁班长第一个整理好随军器具。

顾不得一览祖国的大好河山,战士们绑紧绳子后,又朝着另一座界山行进……

已经和子弟兵共同奋战

奋战在脚下的土地

这是一种初心使命的担当  
也是一份血浓于水的情义  
这情义奔涌在神州万里  
这情义在所有中国人身上  
焕发出浴火重生的力量  
这力量熔铸在军民并肩的身躯  
任何灾难都摧毁不了这片土地



长征

第6000期

## ★ 军营纪事

绿色营盘,铁血荣光

天冷得很快,像是打了发令枪,一场接一场的大雪蜂拥而至。看着映在窗沿上的月光,想到明天的手榴弹投掷考核,新兵郭德顺叹了口气,裹紧了被子。

郭德顺1米8的个子,新兵刚入营后的第一次体能摸底考核,他就以三公里跑11分25秒的成绩,奠定了新兵班“排头兵”的地位。

那段时间,他总是一副洋自得的神情。谁料,手榴弹投掷课目一展开,郭德顺便傻眼了,那枚不屑一顾的小小的手榴弹,竟落在了29米的位置。

那天,班长静静地看着他,没有说话。从那开始,郭德顺总觉得自己的背是驼的,见谁都是。尤其是看见个子比自己矮半头的班长。

班长洪琦不简单,入伍7年,连续5年蝉联手榴弹投掷冠军。第6年遇上了对手,投远不分胜负。洪琦提议比臂力,两人连投20余枚,最终洪琦遥遥领先,摘得第一。

“起床!”尖锐的哨音将郭德顺从被窝拉了出来。

综合训练场上,全连整齐列队。轮到郭德顺,他跑步到待投区。手里捏的仿佛不是教练弹,而是一枚拔了安全销的实弹。

“31米太多,30米正好,只求合格。”

## 合格线

■张鹏博 蔡凯龙

郭德顺心里默念着,随即眼睛一闭,牙一咬,使劲甩了出去。

手榴弹在空中旋转着向前,带着郭德顺“只要合格”的期盼,也攥着队列里洪琦的心弦。

“29米,不合格!”随着考官的报数,郭德顺心沉了下去,又是29米,他胸口像堵了一块铅。他跑步入列,中途没敢看班长。

雪越下越大,队伍什么时候带回的,郭德顺也不知道,直到偌大的操场上,只剩下他跟班长两个人。

“不要只盯着30米的合格线,只求合格,最后只能不合格!”看不清洪琦的表情,但他的语气比天气还冷。

“现代战争,手榴弹投掷再远又有什么用……”郭德顺声音越来越小。

“你连最基础的手榴弹投掷都不合格,还谈什么现代战争!”能听出来,洪琦在压着自己的怒气。

洪琦走到手榴弹投掷线,一枚接着一枚将箱子里的手榴弹尽数扔出去,像是要把前面的风雪砸破。

看着每一枚都超过50米的区域,郭德顺觉得扔出去的手榴弹,都砸在了自己的心上。

“只盯着合格线的人,永远成不了优秀的士兵!”投完所有手榴弹后,洪琦留下这句话,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郭德顺在那一刻再也绷不住了,或许是羞愧,或是理解了那句话,他朝着洪琦离开的背影,用尽全力喊着:“班长,我要做一名优秀的战士!”

洪琦停了一下,接着又向前走去。军事训练流动红旗挂在隔壁班已经

一周,郭德顺给自己的加压训练也进行了一周。他天天加练手臂力量,每次训练至少要投50枚手榴弹,吃饭时拿筷子的手都抖个不停。

那天下午,连队考核武装越野5公里,郭德顺一开始就向前猛冲,铆足了劲要拿个第一。

冲过终点线,听着连长报出了“第一名”,郭德顺像是发泄压力似的,大声吼了出来。几乎在一瞬间,他感觉天旋地转,眼前一黑。

再睁眼的时候,郭德顺发现自己躺在卫生队病床上,战友们都围了过来,却不见班长。

“医生说,你最近训练强度有点大,要休息两天。”是班长一路背着你来卫生队的“你训练的这一周,都是班长悄悄帮你打扫卫生区……”战友们七嘴八舌地说着,郭德顺早已红了眼眶。

那天以后,郭德顺不再跟自己较劲,每天缠着班长给他开小灶,洪琦则是一遍遍地示范,手把手地教。

转眼又到了手榴弹投掷考核的日子。“撤步引弹、蹬地送髋、转体挺胸、挥臂扣腕!”郭德顺心里默念着,与以往不一样的,郭德顺这次把目标定在了50米处。

“嘿!”郭德顺吐气开声,猛一甩手臂,手榴弹忽的一声向前飞去。

“55米!”听着报数,郭德顺激动地蹦了起来。一回头,他看见班长朝他竖起了大拇指,战友们也在拼命鼓掌。

登上领奖台,接过第一名的荣誉证书,郭德顺明白了“合格线”只是起点,优秀的战士要永远保持冲锋的姿态。